

厦门地区扒龙船活动的变化

石奕龙（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就目前文献资料看，至迟在明代，端午节时，厦门地区的某些地方就已存在着龙舟竞渡的活动，而且它们可能是某个区域范围中的一些村落之间的竞赛。

清代道光十九年（1839年）编撰的《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中收录的明代理学名宦林希元写的《石浔竞渡诗》大致描写了当时的情况，其曰：“杯酌交酬后，楼台雨过时。半江沉夕照，高阁起凉颸。波静鱼龙隐，人喧鸥鹭疑。未看竞渡戏，先动屈原悲。结阁临江渚，携杯对晚晖。龙舟随地辟，梅雨逐风微。云敛山争出，天空鸟独飞。海鸥浑可狎，知我久忘机。”这首诗描述了林希元在同安石浔村那里过端午节的情况与心境。

林希元（1481—1565年）字茂贞，号次崖，明代同安县山头村人。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佥事，代行按察使职权。倡行新政，省徭役，兴农桑，立社学，开群蒙。自幼饱读诗书，归田后更是精研理学。设疑析解，敢持异议，勇创新意。提倡“文无古今，适用为贵”，“发机于知，履真于行，作则于身”，要求“精学致用，言行一致”，被誉为理学“一代宗师”。^①从这首诗所反映的情感看，应写于其归田后，故有些借凭吊屈原，表现志不可夺的感慨。在诗中，没有描述端午节中祭神、孝祖之类的事情，但从石浔吴姓友人请他来喝酒的情况看，明代的端午节应该有此类活动的存在。因为民间祭神、孝祖时通常都要备办些比平常饮食要好的仪式食品，如三牲、四斋、六果等供奉于神灵与祖先。仪式结束后，主人都会以这些平常少见的食品招待客人。

其次，诗中明确地描述，明代在石浔旁边的江中有龙舟竞渡，而且竞渡的时间大致是在黄昏时。石浔这个地方能有村落间的扒龙船比赛有它的基本条件。第一，石浔地处同安西溪出海口处，是西溪与同安湾或鳄鱼湾畔的交汇处，而在西溪两岸与同安湾或鳄鱼湾畔的沿岸有许多村落因社会生活的关系会使用小船，如有的会用同安人俗称“溪僻”的小船从海湾边的港口通过西溪往同安县城运货，如阳翟；有的村民就是渔民，他们用小船在同安湾与鳄鱼湾内捕鱼，如丙洲、后田等；有的村落则在滩涂上养殖“石蚵”，他们也需用小船将蚵石搬到浅滩附苗，和搬到较深的水域中育肥，如集美、琼头等。因此，溪畔与湾畔的许多村落都有人会使船，因此有可能参加这种龙舟竞渡活动。笔者曾在后田村调查过，该村多从事近海渔业，并养殖海蛎。在他们的宗祠中，陈列着好几个参与龙舟竞渡活动得来的奖杯，这是该村林姓宗族组织村民参与区域性龙舟竞赛获胜的奖品，摆在宗祠里，具有光宗耀祖的作用。这一现象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历史上他们就应该有过参与区域性龙舟竞渡的传统，否则不会有如此的功绩。第二，石浔地处同安湾与西溪交汇处，属于内湾地区，水势相对平稳，水面比较宽阔，而且相对风平浪静，这种环境比较有利于龙舟竞渡。故当地人选择在此水面进行村落间的竞赛。当地人也称其面前的这种出海口的水面为“浔江”，这就如同厦门人将厦门与漳州港之间的海域称“鹭江”一样。

其三，从林希元的诗，也可以看到，在龙舟竞渡后的夜里，同安湾畔的许多村落都有演戏过节或酬神的活动，如石浔村宫庙的戏台上就有“竞渡戏”的演出，既娱神，也娱人。

其四，在林希元的观念中，龙舟竞渡是与纪念屈原有关的，故在诗中写到：“未看竞渡戏，先动屈原悲。”

明清时期，端午节中，除了同安湾中有龙舟竞渡的活动外，在厦门的鹭江中也有龙舟竞

^① 厦门市图书馆编：《厦门人物辞典》，鹭江出版社，2003，32页。

渡的活动。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薛起凤主纂的《鹭江志》记载当时的端午节情况，其云：“端午，人家皆悬蒲艾，浴兰汤。先一日，官府相馈赠，士庶亦然，生徒送礼仪于馆师。是日，海上斗龙舟，观者如蚁，共有三四日。至初十以后，各渡头搭戏台演戏，或至一月或半月，皆船古仔船为主，硬索行家及各船户之钱为之。此亦十多年来之敝俗，古所未有也，官斯土者急革之。”^①也就是说，在乾隆年间，厦门人过端午时，既有“悬蒲艾”驱邪毒的习俗，也有“浴兰汤”以防止热天得病的习俗。其次，在端午节官府中人相互赠送礼物，而学生也要向老师赠送节日礼物。这可能是因为老师出门在外，无法绑棕过节，故学生家做有粽子等，就送些给老师吃，让老师也在外过端午节。其三，在乾隆年间，鹭江中就有“斗龙舟”的活动，一般要持续三四日。比赛结束后，即五月初十后，各码头搭台演戏，有的地方演戏可长达一个月之久。这些演戏的经费是向商家与船户征讨来的。由于过去在各“渡头”都有庙宇，看来这种“斗龙舟”、演戏的组织者应该是各渡头的宫庙。

道光十九年《厦门志》则记载了厦门城区在清朝道光时代过端午节的情况，其云，在厦门，“五月五日端午，悬蒲、艾、桃枝、榕枝于门，及俗所称火香仙人掌等物。粘符制采胜及棕相馈遗。妇人、小儿臂系续命缕，簪艾虎、茧虎及符。饮雄黄酒，并以酒擦儿顶、鼻，噀房壁、床下以去五毒。浴百草汤，曰兰汤。以纸为人，写一家生辰，焚之水际，名曰辟瘟。竟渡于海滨，龙船分五色，惟黑龙不出。富人以银钱、扇帕悬红旗招之，名曰插标，即古锦标意。事竟，各渡头敛钱演戏，船古仔船为主，或十余日乃止。”由此看来，在清代，厦门人过端午节的主要活动有下列几方面活动：

一. 驱煞避邪，如在门上悬挂菖蒲、艾枝、桃枝、榕枝和俗称的“火香仙人掌”等“五瑞”，粘符录于门，“制采胜”，“妇人、小儿臂系续命缕，簪艾虎、茧虎及符”，“浴百草汤”，“以纸为人，写一家生辰，焚之水际”的“烧替身”等，其目的就是为了驱煞驱瘟辟邪。尤其是“烧替身”之类，还有传统端午节驱避瘟神的影子，故当时记载，这种举动为“辟瘟”。此外，孩子手上的续命缕一般要绑到七夕时才去掉，这表明当时认为五月初五到七月初七之间，所谓的邪、煞、瘟、肮脏、毒这些东西可能较多。

二. 驱逐毒虫，如刚刚苏醒不久的蛇和各类毒虫，如蚊子等，“饮雄黄酒，并以酒擦儿顶、鼻”，以此方式对身体状况处于比较弱势的孩童进行特别的保护。并用雄黄酒或雄黄水“噀房壁、床下以去五毒”，即用雄黄酒或雄黄水喷洒在住宅墙上、周围和室内床铺下面等地，以便达到驱逐毒虫，如蛇、蜈蚣、蝎子、蜘蛛、蟾蜍等。有的还可能烧些稻草或药草之类，以便除蚊子等。

三. 做粽子来孝祖、祭神和“相馈遗”。“馈遗”主要是馈送给那些去年家中有丧事的人家，按地方的风俗，他们在隔年的端午节中不能做粽子，但孝祖又需要粽子，所以，做了粽子的亲戚朋友会送给他们一些，以便他们的祖先也能享用到粽子的滋味。此外，人们如果有孝祖的举动话，也一定会有祭祀神灵的活动相伴随。因为人们所从事的祭拜活动，通常都是先拜神灵，接着祖先，然后才轮到“好兄弟”。所以，以这样的惯习来逻辑推论，当时的端午节也应该有到庙里或在家里祭拜神灵的活动，尽管文献没有明确记载。

四. 海边的船家、码头工人等举办有扒龙船比赛与演戏的活动，而且要热闹十来天，看来当时参加“扒龙船”的人不少，以致比赛要持续好几天。还有，文献还记载，当时的龙舟分为五种颜色，在一般的情况下，黑色的龙船是不出动的。所以我们不知道黑色的龙船做什么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出动黑色的龙船。也许这种现象就跟舞狮一样，深颜色的狮子一般也是不出动的，因为其一出动就要参与打斗。其次，根据“各渡头敛钱演戏，船古仔船为主，或十余日乃止”的记载看，扒龙船、演戏仍是由码头上的一些宫庙如水仙渡头的水仙宫、打铁路头（渡头）的福寿宫、典宝路头的昭惠宫等联合组织的。因为只有这些宫庙才有

^① （清）薛起凤主纂：《鹭江志》（整理本），鹭江出版社，1998，68页。

附属的戏台，有地方可以演戏，所以由这些宫庙“敛钱演戏”。其三，竞渡的“锦标”则由一些商家户大富人家出钱设置，所以，有可能是商会之类的组织来运作。

《厦门志》卷二分域略《祠庙》里也有一条与当时的龙舟竞渡相关的记载，其曰“内水仙宫，在菜妈街后，背城面海。端节龙舟必先至此，演剧鼓棹，名曰请水。”^①由此看来，清代在龙舟下水前需举办一些宗教仪式，如将龙舟安装好后，需向水仙尊王“请水”，或甚至有开光、点眼等仪式，而且需演戏酬神后才可以将龙舟放于水中，否则可能出状况。由于扒龙船的比赛通常在端午节开始，因此，此类祭祀活动应在端午节前就需从事。

洪卜仁先生认为，清末民初，厦门扒龙船的地点不是在厦鼓之间的海面，就是在筼筜港畔的后河仔到后海墘一带。根据厦门美仁宫附近的旧地名中有龙船河，附近有菜妈街的内水仙宫，按道光《厦门志》的记载，端午节前，参与龙舟竞渡的龙舟队需去那里祭拜水神、龙神，清代龙舟竞渡应多在美仁宫附近后河仔一带的海面上，因为那里水面平静，又有内河湾与码头，又有需祭拜的宫庙等。

洪先生说，清末明初，经济繁荣的年份中，扒龙船的竞渡活动热闹些，否则就不热闹，甚至赛事停止。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厦门火灾频发，商家生意不好，这年厦门就没举行扒龙船的赛事。1899年，经济好转了，鼓浪屿、提督、打铁、磁街、典宝、洪本部、史巷等7个路头各造1艘龙舟分组竞赛。1907年，仅有草仔垵、史巷、典宝3个渡头3艘龙舟参加端午竞渡。1910年，参赛的龙舟又回升为六七艘，更有“乐绮怀”、“续霓裳”两个京剧戏班，“各结彩船，同在海中作琴曲赛会，观者尤为拥挤。”

当时同文书院连珍如写了首《鹭江竞渡》诗来描绘当时扒龙船的盛况，其曰：“一岛弹丸白鹭洲，泉漳汇合水交流。欣逢海国中天节，韵事犹存竞斗舟。十三渡口闹喧阗，书舫笙歌杂管弦。裙履如云观竞渡，歌船花艇互蝉联。莺喉巧啭秋娘曲，鹤侣遵开北海筵。人山人海多拥塞，眼光注射看龙舟。来从剑石深深见，出向龙泉密密扬。风飘旗纛红和紫，舟绘虬龙黑与黄。鸣锣击鼓频频进，桨急如水激水寰。破浪约环猴屿港，回涛冲绕虎头山。争雄欲展乘槎愿，奋勇欣期拔帜功。竹爆喧腾声烈烈，锦标夺得乐融融。望高石下路漫漫，峭壁千寻护石栏。最好夕阳寮外景，粉红黛绿到红干。洞天鼓浪涌波澜，海口龙翔又虎蟠。叹息灵均难觅骨，汨罗今日水犹寒。^②从这首诗所反映的情况看，这次扒龙船的赛事是在鹭江中进行，其赛道为猴屿到虎头山一带。这也许是清代最后一次扒龙船的盛况。

到了民国时期，端午节与龙舟赛的情况有点变化，如石浔村畔的龙舟竞渡逐渐改换到集美来举行。这大概是因为陈嘉庚先生看到同安湾中的扒龙船活动危险性比较大，即便湾内大风浪，也由于在野外，有许多不可知因素的存在，而如果有些风浪，比赛就可能困难或中止。所以他在规划集美学村的建设时，特意修了一个可以从事扒龙船的龙舟池，让人们可以在绝对静水的条件下竞渡。所以龙舟池修建好后，同安湾区域的龙舟竞渡就移到此地进行。或者是由陈嘉庚先生在此组织龙舟竞渡，从而逐渐取代同一地域（集美地处同安湾口）中的石浔龙舟竞渡。陈先生还为此制作了一些龙船，其限制至今还可以见到，即那种龙头、龙尾竖直上翘，船身较短的那种。

在抗战前，1936年和1937年，厦门也举办过龙舟赛会，据称龙船是由“全美”和“谢尚声”两家船厂建造的，龙船有两种，一种安装有龙头与龙尾，一种没有。这两种船均为平底无龙骨狭长形，长10米左右，有四堵船舱，分别称内镜、阿班、大肚、尾营。大的坐32人，小的24人、16人。其中每船上都有四人分别充当执旗手、敲锣手、贡木手和大桡手，其余为划船的桡手。比赛时执旗手站在船头舞动旗帜，敲锣手、贡木手打节奏，大桡手掌舵，桡手划桨。比赛在鹭江上进行，比赛进行的同时，几艘扎花结彩的火轮在边上游弋，船上坐着一些艺人，弹奏南乐与京剧清唱助兴。“沿海岸上，衣香扇影，士女如云，并肩累踵”。比

^① 清道光十九年镌：《厦门志》，鹭江出版社，1996，51页。

^② 洪卜仁：《厦门历史上的“扒龙船”》，《厦门史地丛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81—282页。

赛持续到黄昏。“是夜复备酒席，以宴夺标诸人”，有的路头还演戏助兴。^①

抗战期间，似乎没有扒龙船的活动。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 6 月 4 日举办抗战胜利后的首次扒龙船竞赛。6 月 5 日《江声报》报道：“舒八年来沉郁，市民共庆端午，厦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龙舟竞渡。”^②这说明这次端午节与扒龙船的比试非常热闹。这以后的几年，再也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与热闹了。

有鉴于此，完成于 1949 年左右的《民国厦门市志》卷二十《礼俗志》记载：“五月初五日，曰‘中天节’，俗称五月节。饰龙舟竞渡，曰‘斗龙船’，以银钱扇帕为锦标，曰‘插标’，纪念屈原沉江遗意。制角黍‘棕’，互赠亲友。俗以此日食棕，曰可脱破裘，因过此则气候渐热，不再冷也。悬菖蒲、柳枝、松、艾、蒜于门，曰‘五瑞’。儿童缚彩线于手，曰‘长命缕’。焚硫磺炮，以其烟写吉祥字于门，谓可辟毒去秽。”

解放后，由宫庙和商家组织的龙舟赛停止了，端午节的其他活动也越来越式微。只有商家不失时宜地推销粽子时，使城里的人想到端午节快到了。而各级政府机构有时组织的龙舟竞渡才使得有时的端午节热闹些。约在 1987 年以后，集美在龙舟池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而后又于 2004 年开始举办龙舟文化节活动，扒龙船的活动这才又开始盛兴起来，希望这一活动能持续下去，从今年开始端午节开始成为国定的节日，希望今后的端午节能越来越热闹。

^① 洪卜仁：《厦门历史上的“扒龙船”》，《厦门史地丛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82 页。

^② 洪卜仁：《厦门历史上的“扒龙船”》，《厦门史地丛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80 页。